

中國畫家叢書

王冕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K825.7

16

11.862

62/7

(2)

中国画家丛书

王冕

洪璠著

王 冕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上海長樂路六七二弄三三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二號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1 8/16 插頁 3 字數 27,000

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0

統一書號：T8081·5240

定 价：三 角 四 分

出版說明

我国繪画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优秀的傳統，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留傳下来的繪画作品和理論著作，是我国文化中的一宗珍貴的遺產，值得我們重視。

为了便于广大的美术爱好者和美术工作者对中国繪画史的学习和研究，我們出版了这套資料性的中国画家丛书。对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画家陸續介紹，每本书以介紹一个画家为主，对于年代相近、画种相近和画派相近的画家，則几个画家一起介紹，如徐熙和黃筌，馬远与夏珪等等。对于所介紹的每个画家，虽着重于画家生平、艺术成就和作品評價等方面的介紹，而对画家所处的时代背景、艺术思想亦作了相应的分析。这套丛书的出版，固然对讀者在增加繪画史的知識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书中所引用的資料还有不够全面、文字不够通俗和对画家的分析不够客觀或缺少历史观点的地方。这些缺点，我們愿意和作者共同努力，加强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方針的学习，以批判的态度来繼承我国历代的优秀遺產，把这套丛书出得更好，使其更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业服务，同时希望广大讀者针对丛书中的缺点和謬誤，及时提出批評和指正。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目 錄

一 王冕的生平	1
二 王冕的诗	13
三 王冕的墨梅	25
(一)墨梅流派和他的风格	25
(二)冰花个个圆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	30
(三)他的艺术观点	33
(四)他画的影响	37

一、王冕的生平

王冕，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是浙江诸暨县长宁乡郝山下人。他的别号很多，据我们在他诗文书画和著作上已发现的，计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另外，他还给自己的草堂，先后取了水南轩、浮萍轩、满目青山轩、梅竹轩、耕读轩、心远轩、竹西轩、听雪轩、听秋轩等名称。他是元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的诗人和画家。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县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一条溪水象衣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峥嵘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天成，环境十分清幽。正如他诗篇上所说的“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一样的境界。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王冕的大部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祖国热爱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并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世家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王德元有子两个，一是王琪，曾做了閩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住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宦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夫。在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着：“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在他自己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音婆)，今年贫胜去年多。弊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死，一畦芦秧入秋瘞。”(《九里山中》卷四)“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飧。”(《过山家》卷二)“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硯输租錢。好山好水难赆(音寅)缘，荃房日薄蒙荒烟。”(《有感》卷二)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的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的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的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尺牒”，因此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飢挨饿，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饥。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地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在《铁网珊瑚》四卷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鬚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祿仕，终日忍飢过”的记载。从这些诗文也可以看出他囊空衣破，腹飢多病

的惨苦的遭遇。但是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傲骨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后人虽有记载，但确实的年月，与他逝世一样都有不相同的说法（一说生于至元乙亥即公元1335年；《辞海》作生于1287年。从竹斋诗集中看来，他出生于1335年是不符合史实，因为他在1336年已赁居在叢山，这年正是丙子大旱年，他有诗云：“去年僦居叢山脚，草屋两间如蜗壳。六月七月无雨落，田野焦枯江海涸。人间酷烈无处逃，吾农忍气婴焦熬。”由此看来，后者符史实）。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能大小相呼，三岁离开父母怀抱已知亲疏，说话也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目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见《自感》诗）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强。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日夕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作牧童，也并不是幼年丧父。吴敬梓^①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

①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乾隆初举鸿博不赴，著有《儒林外史》等书。

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当时会稽（今绍兴）有个叫韩性的读书人，听说王冕如此好学，感到诧异，就收王冕为弟子，教他读书，王冕遂称通儒。大约这时候，他也开始习画了。（见《明史列传》）

青年时期的王冕，思想上是不迷信神鬼不崇拜偶像的。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个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仓卒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是象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来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希望能改变社会现实。但异族的统治，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很快就破灭了这一幻想，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何况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艺术家更不会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首先使他碰壁的是在“荣身之路”的考试制度上。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幻想遂成泡影。他回来之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正如同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

良图。石画^①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囂虛。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②三十秋，靡靡如蠹鱼^③，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犒。羈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竹斋诗集》卷一）

后来，他积了些钱，雇了船，备了粮食，带了行旅，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游历，欣赏了西湖的山光水色。四月的景色，正是绿波粼粼，画舫往来，烟波澹淡，云霞起伏，桃柳丛生，群莺和鸣的时候，不由令人想起“身在江南图画里，令人却忆米元晖”那句诗了。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杭州的自然风光，可惜如此天开美景为异族人所盘占，真使他感慨悲伤！

有一天，他看见了回回人，牵着花驴儿，在杭州到处招搖撞骗，发其横财，说什么花驴儿能解人意，且懂回人语言。因当时江南被元朝的统治阶级搜刮得无一匹良马，又逢江南淫雨连绵，洪涛巨浪，泛滥成灾，麻麦烂死，秧苗枯黄，人民忍饥挨饿，而花驴儿倒是嚎吼纵横，啗粟如故，今日接它到评事厅，明日迎它到丞相府，贪官污吏，掷金争覩，王冕见此怪事以至气得“归来十日不食饭，抛腕攒眉泪如雨”。这是他对元朝统治者确立色目人的优越地位的强烈抗议。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④先生的墓。

① 石画，石通画，即大的意思，画计划计策，《汉书·匈奴传》：“时奇詔之士，石画之臣甚众。”

② 蹭蹬，失势，即怀才不遇的意思。

③ 即书中的蠹虫，亦名衣鱼。

④ 林和靖，宋钱塘人，字君复，不求名利，隐居西湖孤山，工书画，善为诗，不娶无子，植梅养鹤以自伴，赐谥和靖先生。今西湖孤山有其墓。

当时释氏^①豪横，江南释教总统扬琏真伽发掘南宋诸帝后坟墓，孤山林和靖的坟墓，也被殃及，然无他物，但得到一条白玉簪，尸体已空。王冕对此事，深深有所感触，因而写出“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的诗句。

有一天，到了灵鹫山，看见了一些无赖小民，冒充和尚，作威作福，并开凿灵鹫山山壁雕刻佛像，他感到可笑可恼，也曾题了诗云：“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闲居录》）

1347年又作了一次远游，渡长江，过淮河，经过徐州、济南到了北京，由北京再北上直达居庸关。

在途上，有一天，他登上南城，登高望远，看到西山东海一片茫茫，顿觉心旷神怡，壮怀激烈，但他立刻又想到美好河山却在异族的践踏下，不由义愤填膺，痛斥了引狼入室出卖祖国民族的汉奸。其《南城怀古》写道：“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真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竹斋诗集》卷四）

这一次数千里的壮游，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他的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的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北京时，元朝大官仵蒙古人泰不花^②很爱王冕的画，常差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呼，闹得王冕不得安宁，后来不得已被搞进泰不花的馆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为谋士，却被严辞拒绝，他笑着说：“尚书先生，不要见怪，你太不

① 释氏指僧人。

② 泰不花，字兼善，蒙古人，至正初为绍兴路总管，后升礼部尚书，方国珍起义，战死，善篆隸，考正伪字。

聪明，再过几年，此地就成为狐兔出没的场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传》、《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这时候，他的画誉，越来越大，地主官绅都争走馆下，求他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他援笔立挥，千花万蕊，俄顷即成。（徐显《稗史集传》）

翰林学士危素，王冕不认识他，但住在钟楼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处，王冕行了一个礼，请他坐下，但未询姓名。忽然问：“住在钟楼街的是你吗？”危素说：“正是。”王冕就不与他搭话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问他此人是谁，他笑着说：“此人必是危太朴，我曾读过他的文章，看去有谗气，现在看他举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传》）

后来危素降明之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贬谪和州，幽恨而死。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东间侧室，危素咯咯的鞋声走在簾外，太祖问：“是谁？”他回答说：“老臣危素。”太祖不悦道：“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还是你啊！”于是，次日传旨，令素赴余阙庙烧香，故意愧他。由此看来，王冕倒是有先见之明呢。

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用侧笔提到了危素，故意把危素改为王冕的同乡人，写危素回到故乡来，县官和乡绅们如何巴结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见而不可得。王冕是浙江诸暨人，危素是江西金谿人，作者对他俩的籍贯当然很清楚，他之所以如此写法，目的在起鲜明对比作用，拿危素来陪衬王冕，一方面更显出王冕的人格高洁，另一方面表示他对那些身事异族的人物的鄙视，这正是作者无限勇气和民族思想闪光的地方。

在北方，他看到了那些耀武扬威的“羌郎”后，内心怒火更是不可抑制，遂赋诗倾泄郁怀：“喚鷹羌郎声似雷，骑马小

眼如电。总是无知痴騃子，也逞虚威燃弓箭。老儒有识何以为，空指云山论文献。君不闻一从赵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袜线。”（《竹斋诗集·有感》卷二）

他从塞北回北京之后，他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更鲜明地流露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幅梅花，贴在墙壁上，并题诗说：“冰花个个圆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列朝诗集小传》）

表示自己不愿给外族统治者作画，对权贵予以无情的讽刺，使见者缩首咋舌，不敢与语，因而触痛了统治者的疮疤，他们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无声诗史》）

南归的途中，又遇黄河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尽行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王冕见此光景，自然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了，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传》《诸暨县志》卷27之29）

这时他听到他的杭州朋友卢生死在濠阳，（河北迁安县西北）有二个幼女一男留在那边，无人抚养，他是个急公好义的人，于心不忍，就到濠阳，安葬了卢生，带了二女一男回来，留养在家里，宋濂写王冕传说有家僮使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路过淮河地方时，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是和残酷的现实相违背的，但象谯周^①一类劝主降敌

① 谯周，三国时巴西西充国人，仕蜀汉，景耀末魏将邓艾长驱入阴平，后主使群臣会谏，周以为当降，后主遂从周策。魏以周有功封阳城亭侯。

无耻之辈，也为人所不齿，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最怜樵国子，潦倒说兵机。”（《竹斋诗集》卷三）

这次游历，使他更清楚地认识了社会现实，使他看破了人情势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辙，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把自己的号改为“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飢不饱的生活。

王冕做山农以后，生活日益窘迫，乡里人讽刺蔑视他，使他心境悲感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养父母，他在《自感》一诗中说：“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我心苦凄感，我情痛郁紆。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羆。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烏。烏鴉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不幸他父亲在贫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是过其“酸辛甘自爱，褴褛愧妻儿”的生活。坚持着“富贵无所惑，贫贱得自安”的胸怀。他送母亲到绍兴城里疗养，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骂道：“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唤吗？”（《诸暨县志》卷27之29）再一次拒绝了为统治阶级服务。他目睹广大劳动人民的种种灾难，和残酷现实对他的威胁，使他积愤于怀，苦恼不已，因而养成了诙谐风趣放诞的性格。他母亲，想归故乡，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唱着山歌，从村上走过，使得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

也不在乎的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

他的同乡王艮^①，对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他的母亲，后来王艮做了江浙的检校，王冕穿了褴褛衣服，破烂鞋子，去拜望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怂恿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了鞋子去了。(朱彝尊《王冕传》)

高邮申屠駟任绍兴理官，与王艮为旧交，过钱塘时，艮向申屠说：“同乡有个王元章，人品清高，可以结为朋友，你如愿去，那必须亲自拜访他。”申屠去，即派人去通告他，冕说：“我不认识申屠君。”谢而不见。申屠駟于是乃亲自访问，对他很恭敬，冕始与他会见。(同上)

不几年，他的母亲也逝世了，他悲痛万分过了三年的苦块守孝生活。

后来，王冕还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泷等地，足遍潇湘、洞庭、太湖、鑑湖、匡庐、天都、太行、潛岳、門云等地。有次，大雪天赤着脚上到潛岳峯上，四面一望，大叫说：“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欲做仙人飞去！”(《芝园后集》卷十)他简直把自己整个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尝说：“我昔曾穿谢公屐^②，散策曾寻谢公迹。”“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见他游历的干劲之大和足迹之广远了。每次游历，“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

① 王艮，元諸暨人，字止善，尚气节，讀書務明理以致用，做事以廉能称，官至淮东道宣慰副使。

② 謝灵运，南朝宋人，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在永嘉当太守，几乎把附近山水都游遍。每登山，必着木屐，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

吟”。(《玉壶冰》)从交游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长老、云屋僧、山阴道士、噩长老、恢长老、钦上人等等和他们谈禅说法，并曾用“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时，法法何曾法”的禅学，来阐述画理。

至正廿六年(1366)东南骚动，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国珍，派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窜，王冕不为动，时病卧床上，他说：“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将他载至天章寺胡大海处，胡大海请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我绍兴乃秉义之地，要我教你们杀我父兄弟，则万万做不到，你能听我，希立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请立即杀我。”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教冕不要讲话就行了。第二天病遂不起，过几天就逝世，大海备丧礼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题字说：“王先生之墓”。(张辰《王冕传》)

有人说王冕的晚年，曾做过明太祖的参军，替太祖决策取绍兴云云，我认为这非事实，因为张辰、宋濂、朱彝尊所写的王冕传记，皆无此意，这个传说，来自《保越录》，而该书是元无名氏作，冕为明师载去，越人就怀疑他甘心从敌，因此传出种种谣言来了。其实，这个问题朱彝尊曾提出辩护，他说：“元之季多逸民，冕其一也，自宋文宪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读徐显《稗史集传》，冕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因别为传，上之史馆，冀编纂者择焉。”(《曝书亭集》卷十四)

朱彝尊的意思也欲纠正宋濂所写王冕传的错误，《明史·

文苑传》仍以宋传为蓝本，因此一误再误，我们当以张辰的传记为根据。《诸暨县志》上也说：

“张辰与王冕同时同乡且朋友，当然较宋、朱所见闻者为确，自当以张辰传为凭，愚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山阴天章寺数日即歿，不但未尝一日参军事并未尝一见明太祖，更何暇为其画策取绍兴，冕所居为诸暨之九里，非山阴之里九，明师即住山下，至今所驻兵处，犹有营盘痕迹可辨，见山水志其地瑜山即山阴去兰亭甚远，当时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天章寺，数日即卒，确未到山阴城外，更何暇远至婺州，竹垞（朱彝尊字）知宋传之误作传以上史馆。”（《诸暨县志》卷27之29）

朱彝尊《王冕传》上说：“太祖闻其名，授以谕议参军，而冕死矣。”由此看来，王冕未曾做过一天参军，当可肯定。王冕死于至正廿六年（1366）距洪武改元两年也可确定。

王冕有两个儿子，一名周，《竹斋诗集》即是他与骆居敬合编的。一名师父，号山樵，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诗澹清远，画梅学家法，至正丙午（二十六年）东南骚动，随父移家九里山，种梅竹灌园自给，隐居终身。（《诸暨县志》卷27之29）